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

二十三



元符元年六月在朝議大夫致仕韓維卒維字持國穎昌人弱不好弄篤志問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億任執政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艱服除闔門不仕 仁宗患指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耻於是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言維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風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富弼安撫河東辟維管勾機宜文字歐陽脩爲史館修撰薦維檢討知太常禮院裕享下禮官集議東嚮位維議以爲尊祖之道禮之大者有三於朝則百代不遷於天地之際則爲配主至於裕享則位東嚮商以契周以后稷其毀廟之主皆出於大朝之後故其禮順後世太祖之上復有追崇之廟故其禮疑所以論議不一然大抵不過三義一則直推見廟最尊之祖爲先即唐顏真卿韓愈以獻祖居東向之位是也一則以追宗之祖別廟而祭全太祖之尊即漢之太上皇魏之處士晉之府君唐之獻懿是也一則以太祖尚在昭穆虛位以待自魏晉以下訖於隋唐下及 本朝故事是也推崇最尊之祖既非始封有功之君親盡則毀於聖人制禮之意殆恐不然別廟而祭者雖爲變禮未可遽行於今惟虛東嚮之位以待太祖於禮近可宜如 祖宗故事虛東嚮之位便先是溫成皇后立廟用樂維因裕享上疏乞詔有司議廟制有不如禮者一切裁去以明 陛下不私後宮專奉 祖宗之意宰相陳執中薨請謚維立議及上書以謂皇祐之末貴妃張氏薨天子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知皇儀始喪非嬪御之禮乃請追冊位號建廟用樂此不忠之大者宜謚曰榮靈以應寵祿光大不勒成名之法朝廷賜謚恭維連疏論列以謂責難於君爲恭且之議執中正以不恭乞罷太常禮院以秘閣校理通判涇州 神宗封淮陽郡王出就外邸以維爲王府記室參軍又爲仁宗皇帝實錄檢討官繼直集賢院 神宗聖性謙虛着禮官祭遇維尤厚每事諮訪維悉心以對至於拜起進趨之容皆陳其節

神宗嘗與維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  
有功名心 神宗拱手稱善誦書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  
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以爲聽納之戒維嘗引疾請郡 神宗上  
章乞留將去王府採東 樂善之語爲贊以獻 慈聖光獻皇后  
垂簾諭宰相韓琦等曰諸王孝日聞皆卿等慎擇官目所致宜召  
至中書褒諭時禁中遣使泛至諸臣之家爲穎王擇妃維上疏以  
謂穎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其  
繫尤重宜歷選勳望之家慎擇淑哲之媛考古納綵問名之義以  
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左右史闕執政進擬宋敏求楊繪

英宗問除授例執政曰館閣久次及進士高第參用 英宗曰第  
擇人不必專取高科執政以維對遂與宋敏求並除起居注侍  
英講筵是時 英宗方免喪簡默不言維上疏曰邇英閣者 陛  
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聖人之  
經則歷代之史也御燕閒則可以留漏刻之永對大目則可以極  
咨訪之博論經史則可以窮仁義之道成敗之源今體制終畢自

下傾耳以聽玉音語曰時然後言 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雖不  
敏請秉筆以俟京畿陳穎諸郡飢維言賑救之道有所未至朝廷  
雖空倉廩而死者不可勝數乞擇能吏召見便坐諭以憂勤政傷  
之意令分行州縣卹視流徙遷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知通進  
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同修撰 仁宗皇帝實錄御史知雜呂誨  
等論濮安懿王稱親得罪維上疏以謂誨等能審義守職國之忠  
臣計其用心不過欲 陛下盡如先王之法而止爾士大夫貪固  
寵利厚賞嚴罰猶恐此風不變而復內率邪說貶斥正人自此  
陛下耳目益壅蔽矣又求對極論其失請追還前詔令百官詳議  
以盡人情復召呂誨等還任舊職以全政躰既而呂誨等降黜敕  
命不由門下封駁直送其家維言罷黜御史事關政躰而不使有  
司預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宜追還誨等敕命由銀臺司使臣得  
申議論以正官法不從遂闔門待罪乞解銀臺司職任有旨舉臺  
官二人維上章曰呂誨范純仁有已試之功願復其職以盡招賢  
納諫之美蘇棻除御史知雜維封還詞頭以謂自濮安懿王稱親

逐三御史傅堯俞等復不肯就職今用蘇梁則堯俞等豈後有可  
留之理靈雨爲言詔求直言事者衆維請擇近日委以章奏事  
有可行行之又請擇郡守及言近制私罪雖輕常爲仕進之累公  
罪雖大一時被責輒復升進請詔有司議私罪之可恕者稍蠲留  
以通滯才坐公罪之有害者稍加困抑以儆慢吏時英宗初即  
政維因便殿奏事論人君好惡明見刑賞以示天下使人知所避  
就則風俗可移以爲聖賢思慮不能全無過差假如陛下誤  
有過分改之則足以彰納善從諫之美未幾翰林學士范鎮作批  
答不稱旨出補郡維言鎮誠有罪自可明正典刑若其所失正在  
文字當函容以全近日軀貌陛下前黜錢公輔中外以爲太重  
比連退二近日而衆莫知其所謂臣恐自此各懷疑懼莫敢爲  
陛下盡忠者願主爲皇太子以維兼太子右庶子判尚書兵部  
神宗踐祚遷起居舍人維陳三事以獻一曰從權聽政蓋不得已  
者惟大事急務時賜裁決餘當闊略二曰執政皆兩朝顧命大臣  
宜推誠加禮每事咨訪以盡其心三曰百執事各有其職惟當責  
任使盡其能若王者代有司行事最爲失躰其未又曰天下大事  
不可猝爲人君施設自有先後惟加意慎重及注釋滕世子問益  
子居喪之禮一篇以獻因推及後世禮文之變以申規諷上嘉納  
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貢舉時氣舛逆寒燠不常郡縣多旱蝗維上  
疏曰陛下嗣位之初曰光清潤嘉澤屢降今者天道頓與始初不  
類竊恐陛下言思視聽之間有所未備惟陛下端靜誠一思  
惟天戒專以百姓困窮爲念至繁文无益且宜罷置御史中丞王  
陶彥擊宰相韓琦等不押常朝班以爲跋扈陶罷御史中丞爲翰  
林學士維言宰相跋扈王法所當誅也御史中丞之言是則宰相  
安侍無罪若其非是中丞安得止罷臺職而已今爲翰林學士是  
廷也陛下旣不能辨明大臣使負惡名有不自安之意又使言  
者无名罷去疑或遠方頓廷對群臣使是非兩判參知政事吳奎  
論王陶彥官封還御批罷知青州維以爲奎素有學問敦篤持重  
可任以事擢參大政衆謂得人今裁數月止因論事之際少失婉  
順便加忤遂進退大臣不當如是有旨進吳奎官一級維曰執政

罷免則爲降黜不復遷官則爲褒進降黜褒進理難並行比與王  
陶罷中丞而加翰林學士何以異賞所以明天下之耳目可不慎  
章累上 神宗召奎面諭就職琦等各復其位維讓前言力請郡  
知潁州未行改汝州召還修撰 英宗皇帝實錄兼侍講判司農  
太常吏部流內銓兼充宗正寺修玉牒官初 英宗即位祔 仁  
宗主而遷 僖祖及 神宗即位中書奏本朝自 僖宗以上世  
次不可得知則 僖祖有廟與稷契等今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  
非是因復還 僖祖而遷 順祖維上疏曰昔先王既有天下迹  
其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爲太祖稷契是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  
無所因故遂爲太祖其所從來久矣 太祖皇帝戡定大亂子孫  
遵業萬世蒙澤焉未 太祖無可議者 僖宗雖於 太祖高視  
也然仰迹功業非有所因上尋世系不知所始若以所事稷契事  
之竊忍於古無考而於今有所未安宜如故便爲翰林學士禮部知  
開封府繼除御史中丞充理檢使維以兄絳任樞密副使兼條例  
司議論所及非一御史中丞於朝廷關失無所不當言不言則廢

十七

四

公議言之則傷私恩且呂公著論青苗事用此而罷呂代其任自  
處之地不得無嫌且無以屈士大夫之論又屢面對引義堅切復  
知開封府始置八廂分決輕刑輦轂清肅時吳充爲三司使 神  
宗曰韓維吳充以文學進及任繁劇皆號稱職可謂得人兼翰林  
侍講學士權判尚書都省遷翰林侍讀學士充群牧使差考試賢  
良方正孔文仲對策入等而文仲罷歸維言 陛下毋以文仲爲  
一賤士爾黜之何損且恐賢俊由此解躄忠良結舌阿諛苟合之  
人將窺隙而進豈禍不細願改賜處分章五上其言益切堅請使  
郡除端明殿學士翰林學士侍讀知襄州移知許州除翰林學士  
承旨兼侍讀學士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入對延  
和殿時京師旱 神宗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維曰 陛下  
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書曰惟先  
格王正欽事頤 陛下痛自責已下詔廣求直言以開壅蔽大發  
恩令有所蠲免以和人情後數日又上疏曰近日臣聞畿內諸縣督  
索三月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爲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

重罹此苦夫動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銳至於蠲除租稅寬格逋負以救愁苦之良民則遲遲而不肯發望 陛下自奮英斷行之過而養人猶愈於過而殺人也因奏對面諭 神宗感悟有旨根究市易免行利害權住方田編排保甲罷議東西市易命維草詔求直言其略曰 朕之聽納有不得於理欤獄訟非其情欤賦歛失其節欤忠謀謹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詔出人情大悅是日乃雨又命與知開封府孫永同躡問在京諸役利害事未幾今呂嘉問同行躡問又令以問到利害送呂嘉問等維上疏曰 陛下待臣乃在呂嘉問之下臣雖不才 先帝所命以輔 陛下於初潛行年六十未嘗有一言稍涉阿倚已希已利未嘗有一言不盡理道以補聖聰今於此小事處置閔防乃不得與新進小臣爲比臣復何面目出入禁闈懇求去位優詔荅之知熙州王韶赴闕奏事將領景思立敗績詔還任上表待罪奏斬獲首級維草批荅曰方其敗時卿適在朝何嫌而上章引咎勉綏新附之衆無以多殺爲功讀者竦

然維以言多不用求去益堅會兄絳入相援故事乞補外以端明殿學士龍圖閣學士知河陽坐議免役錢不合落端明殿學士踰年復職徙知許州車駕幸舊邸除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再任而中書舍人曾鞏草制辭稱維純明亮直練達古今 先帝所遣以輔朕躬又曰參角之間韓延壽黃霸之迹在焉興禮樂而勸農桑以追參于前列皆爾素學御批維不知事君之義明俗罔上老不革心非所謂純明亮直姑以藩邸舊恩使守使郡又非可仗以布政宣化今辭命乖戾不中本情傳播四方甚害好惡可送中省改辭行下鞏贖銅十斤維請宮觀乃爲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神宗晏駕維赴臨闕庭 太皇太后遣使降手詔勞問維對曰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高遠止在審識人情而已識人情不難以己之心推人之情則可見矣大凡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 陛下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矣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矣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矣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矣推此而廣之盡誠心而行之則神孫觀 陛下

之法不待教而自成聖德賢士聞 陛下之風不煩諭而爭宣忠  
力矣遂出榜朝堂詔求直言六事一曰青苗蠲歲賜之法二曰免  
役除寬剩之數三曰坊場依 祖宗法中歲定額不可添長四曰  
罷市易五曰斂保馬六曰禁錢幣出關起知陳州未行召赴闕除  
兼侍讀擢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公事加大學士維言 先帝以  
夏國主秉常受朝廷爵命而國母擅行囚廢故與兵問罪今國母  
死秉常復位所為恭順有藩臣禮宜復還其故地以成 先帝聖  
意因陳丘之不可不息者有三地之不可不棄者有五又言光祿  
大夫致仕范鎮 仁朝朝首倡大議乞擇宗室之賢豫建儲副自  
此大臣始有論奏一時忠勳皆被寵祿而賞不及鎮乞褒顯其勳  
朝廷從之元祐元年為門下侍郎詔曰僚不得言先朝事而臺諫  
欲有所言乞改詔語維於簾前抗議以為帝王詔令傳信四方豈  
可讎改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王嵩叟固爭簡上官均問舜民事  
如何語洩朝廷下岩叟分析維曰朝廷但論其所言是非若所言  
是則折簡聚談更相督責乃是相率為善何害於理若所言不善

雖杜門不通問訊各執己見論議非為國事无補亦恐人情隔也  
初維與王安石雅相厚善至安石執政維議國事始多異同至是  
議欲廢三經義維以為安石經義宜與先儒之說並行不當廢司  
馬光與維平生交俱以耆德進用至臨事未嘗一語附合務為苟  
同人服其平時中官梁惟簡除入內內侍省押班范純仁等累奏  
未允維於簾前力爭訐之其後惟簡遷官蘇轍繳還詞頭維因面  
奏論內降且言 仁宗寬仁每苦近習貴戚僥求恩澤宣諭執政  
卿等但依公執奏可以寢罷臣備位執政自可執奏不敢避人怨  
憎惟簡罷遷官二年以資政殿太李士知鄧州改汝州繼除提舉  
西京嵩山崇福宮既差知潁昌府累章告老加太子少傅致仕郊  
恩以諸子封太子少師維自嘉祐以來為名臣 神宗知之尤深  
屢欲大用會王安石用事變更舊法維言多所異及元祐初起為  
門下侍郎宣仁哲宗眷禮優異維自以四朝舊臣身任天下之重  
庶幾行其所知而在位不踰年遂去天下惜之紹聖二年坐黨黨  
降左朝議大夫致仕再責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乞盡



歸其官聽父居里上憐其先朝舊臣特許之元符元年上幸睿成  
宮復左朝議大夫卒年八十二子宗儒宗文宗質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七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八

蔡忠懷公確傳

寶錄

元祐八年正月甲申英州別駕新州安置蔡確卒確字持正泉州進江人父黃裳徙陳州確有智數尚氣不護細行少登進士第爲邠州司理參軍陝西轉運使薛向始欲按其贓汚既至見確姿狀秀偉召與語奇之更加延譽丞相韓絳宣撫陝西喜確所造樂語薦其才移太平州繁昌令改著作佐郎知陝州閿鄉縣事絳又薦於其弟維維知開封府奏爲管勾右廂公事後知府劉庠責確廷參確以爲藩鎮辟除椽屬乃有此禮今輦轂下比有事上雖故事不可用庠不能屈 神宗聞而嘉之改充三班院主簿擢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囊行嘗論開封府訟不能決者悉付司獄民冤吏獄不可不戒有詔輪推官一員監勘王韶開熙河費用無藝郭逵等奏韶以管錢詔杜純推鞠純以實聞宰相王安石怒却其奏再遣確鞠于秦州確希意直韶達純皆坐譴自是安石始親厚確朝廷患官冗其事廢詔補京朝官皆立試法確謂未及使臣則任官之弊未革請下樞密院詳議立法從之奉使契丹迂太常丞賜緋衣銀魚除直集賢院開封府界提點諸縣鎮兼提舉常平倉請增畿內保戶馬免其歲芻罷錢布之賜熙河措置財利司言熙州糴場十四萬緡管勾熙河文字張維以官錢貸銀十五萬有奇太半不知主名詔確乘傳併劾之除御史知雜事迂右正言知審官院詔定奪渭州運河及黃河濬川把等利害主范子淵而抑熊本本罷知制誥判司農寺遂除確知制誥賜三品服知諫院兼判司農三司使沈括以免役事詣吳充確論括爲近臣見朝廷法令有所未便不公言之而陰以異論干執政意王安石罷相大臣於法令或有所更易爲朋黨之資耳括坐是出知宣州又劾宣徽使郭遠經制安南逗撓不即平賊天章閣待制趙鼎失措置芻糧知洪州王韶謝表妄爲自繫之辭歸過於上又論陳繹汚醜朋附不宜居侍從於是遠以左衛將軍安置高降職韶落職知鄂州繹罷知制誥 天子意確孤立無黨頗信用之確益以彈擊爲己任御史

中丞鄧潤甫監察御史上官均方受詔治相州馮言獄有旨遣確詣臺參治獄起皇城卒事多不實潤甫均欲辨理於上前確獨煅煉其事以相州簽書判官陳安民嘗屬大理評事文及甫論宰相吳充為地安民乃及甫之舅而及甫充壻也潤甫均奏確掠訊過差人悉誣服潤甫均留身經筵極論其不可確耳目長具得所論曲折即劾二人黨有罪請併逐之確又任殘賊吏日引諸囚如使者慮問狀稱免者輒苦辱之有人情所不能堪者上初疑濫及無辜遣諫官黃履中使李舜舉審覆囚不知為詔使無敢一辭異者由是閏甫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兼侍讀出知撫州均責授光祿寺丞知邵武軍光澤縣而確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兼直學士院會知江寧府呂嘉問違法營造為使者何瑋按發嘉問之黨在京師摘語消息確言當痛繩以杜交通漏卮之姦又言諸路常平司舊以轉運司兼領擅移用司農錢物請提舉缺官止以提點刑獄官攝事提舉官稱職有成效者與遷提點刑獄上皆可之河決曹村轉運使王居卿建橫埽之法決口斷流

確為言其功付都水監著為法太學生虞蕃訟學官確與舒亶治其獄確遂劾參知政事元絳為其族孫伯虎私禱學官孫諤葉唐懿補內舍生諤唐懿坐貶絳罷政知臺州拜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確為獄嚴而少恩深文周納以排陷縉紳一掛吏議无有獲平反者人論其為知制誥為御史中丞為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之位而代之元豐三年易太中大夫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在陛下左右上亦悔之哲宗即位遷通議大夫王珪薨代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為神宗皇帝山陵使故車蓋駕進發前一夕五使宿於沙幕次確獨不入宿御史劾其不恭猶以祔廟恩遷正議大夫元祐元年提舉修神宗皇帝實錄言官論確姦人之傑欺罔先帝無所不至山陵復土之後不求去位升祔轉官前此無敢受者確獨貪榮受之廉隅不修甚於市井確浸不自安乃連表求避位除觀文殿學士知陳州二年坐竊弄威福故縱其弟碩盜用官錢罪死奪職知安州滿歲徙鄧州充西京路安撫使四年復觀文殿

學士會知漢陽軍吳處厚奏確昨責安州作車蓋亭詩語涉譏詔確具析確自辨數甚悉而理終屈責授左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御史中丞傅堯俞諫議大夫梁燾范祖禹右正言劉安世殿中侍御史朱光庭交章論確怨謗不道人臣所不忍聞按確與章惇黃履邢恕在元豐末結為死黨自謂聖主嗣位皆有定策之功確所以桀驁復無所畏憚苦不早辨白解天下之疑恐歲月浸久邪說得行離間兩官有傷慈孝於是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宣諭三省樞密院大臣曰皇帝是神宗長子子承父業其分當然昨一神宗服藥既久曾因宰相入對吾以皇子所書佛經宣示是時殿中唯首相王珪因奏延安郡王當為皇太子餘人無語確有何策立之功若它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為朝廷之害遂責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仍給逆馬發遣惇復恕亦皆得罪八年正月六日確卒於貶所年五十七明年改元紹聖章惇為相復恕皆用事追復確觀文殿學士確子渭及其祖母夙挾權臣訟粉昆事將族滅劉摯梁燾王巖叟以償舊怨既窮治無所得而御史中丞黃履言官來之邵張商英劉拯等論確先朝顧命大臣宜及復官爵恩數乃贈確太師謚忠懷賜第一區又追封成衛二國公崇寧初蔡京擅改自謂與確同功元年詔確配享一哲宗朝廷擢其子洗太僕寺丞涓開封府判官五年請御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勲宰臣蔡確之墓賜其家政和末京為太師王珪婿鄭居中為宰相議論不相下居中將除毋喪京恐其復位乃收用確子渭使論其父定策功及元豐末王珪事以沮居中其辭深詆宣仁不為之助以發惑上聽未幾渭更名懋拜同知樞密院事贈確清源郡王封其愛妾為郡夫人賜御製確傳立石墓前一門貴震當世今上即位首辨宣仁聖烈皇后誣謗命國史院據實刊修播告天下確追貶散官安置懋散官安置嶺南九博京所與濫恩並行追奪天下咸仰英斷焉有流星出天市候星沒箕南赤黃色有尾跡燭也丁亥上御述英閣召宰相執政暨講讀官講札記讀寶訓顧臨讀至漢武帝籍緹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眾共之何此用也丁度對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

本於憂勤此蓋 祖宗家法爾讀畢宰臣呂大防等進曰 祖宗家法其多自二代以後唯 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 祖宗所立家法取善旨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 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 本朝必先致恭 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上曰今宮中見行家人禮大防等曰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閣圖有昭容位 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 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 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 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爾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 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 陛下昨郊禮畢且禮服謝 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唯 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飲食不貴異味御厨止用羊肉此皆 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 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 上甚然之

章丞相惇傳

實錄

崇寧四年十一月己未舒州團練副使章惇卒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始生族父得象奇其風骨以爲必貴舉進士甲科知商州商洛縣雄武軍節度推官歐陽脩薦召試館職改著作佐郎知常州武進縣王安石秉政召編脩三司條例除秘書丞集賢校理檢正中書戶房公事察訪荆湖用兵溪洞拓境數百里置沅州南方兵禍自此始入修起居注除右正言知制誥直學士院判軍器監權三司使以知制誥出知湖州荆湖蠻復起擾邊移知荆南府至則事乎以親老再請湖州俄改杭州未至除翰林學士未授命丁父憂服闕判三館秘閣知審官東院遂拜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踰年出知陳州移定州元豐五年召爲門下侍郎 哲宗即位知樞密

院事 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元呂公著更革弊事惇與宰相蔡確不肯引咎去位窺伺得失惇元譴侮光爭論決法光不能堪蘇轍為諫官上疏論其姦惡惇與確皆逐去惇知汝州提舉杭州同霄宮 哲宗親政召為尚書左僕射惇性忤毒忍於為惡元祐用事呂察再竄謫至嶺海誣謗 宣仁追貶王珪議殺劉執中皆惇力也 哲宗升遐 欽聖后召兩府議所立惇奏立同母弟 欽聖后曰皆 先帝之子惇色沮及 徽宗上即位遷特進封申國公充 哲宗山陵使至成臯大昇輦陷于濼踰宿而行坐是出知越州未至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再貶雷州司戶參軍百姓歌之曰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小惇謂安惇其為人所嫉如此崇寧元年改舒州團練副使睦州居住二年徙越州改湖州卒年七十一 大觀三年詔復特進申國公政和三年贈太師追封魏國公子持 援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八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九

范直講祖禹傳

實錄

元符元年十月甲午青授昭州別駕化州安置范祖禹卒祖禹字  
淳甫成都華陽人父百之太常博士中嘉祐八年進士第授試校  
書郎知資州龍水縣司馬光辟同編修資治通鑑授承奉郎試大  
理評事坐考別試所文卷犯 仁宗藩邸諱降遠小差遣編修君  
臣事迹所奏留遷著作佐郎官制行易宣德郎光得請宮祠居洛  
詔以其屬自隨七年書成光因上章稱薦除秘書省正字 哲宗  
即位轉承議郎賜五品服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以君服  
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以此管乎人  
情也自漢以來不唯人臣無服而人君遂亦不為三年之喪唯

國朝自 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  
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為服也今君上之服  
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  
容貌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為之  
制禮也今群臣雖易月而人主實行喪故十二日而小祥其而又  
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暮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  
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此理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暮而大祥中月  
而禫二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為之慘服三日而後禫此  
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蓋不可以無服也祔廟後  
即吉纔八月耳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之  
制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為宜令群臣朝服止如  
今日而未除衰至暮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暮而又服之乃釋衰  
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於禫不必為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  
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擢右正言時呂公著為左  
丞祖禹引嫌力辭改著作佐郎充修 神宗皇帝實錄檢討官遷  
著作郎兼侍講上疏 太皇太后言今祥禫將終即吉方始服御  
器用內外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始臣以謂珠璣金玉之飾錦綉  
纂組之工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增多於前也 皇

帝方嚮儒術親學問膚質日長聖性未定觀奢則奢觀儉則儉凡所以訓導聖德者宜動皆有法不可不慎若崇儉朴以輔養皇帝之德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音非禮不言非禮不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恙之福也 神宗服除故事開樂置宴祖禹又上言君子之於喪服以爲至痛之極不得已而除之若以開樂故特設宴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意也請罷開樂宴唯因事則聽樂庶合先王禮意上從之擢起居舍人拜不拜時以夏暑罷講祖禹又上疏曰當今之務莫如學問之爲急 陛下今日學與不學係天下它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也 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皆欣慕頭立於朝以直道事 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 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位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 陛下心之所召臣竊爲陛下惜此日月願以學爲急召試中書舍人又辭不拜遷右諫議大夫兼實錄修撰宰臣蔡確得罪分司南京祖禹上言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一時極意後必有悔夫用刑亭失於寬不可失之於急寧失之於略不可失之於詳自乾興貶了謂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且了謂見在相位故朝廷有黨不可不出今確已罷相數年 陛下所用多非確黨其有素懷嫉心爲衆所知者固不逃於聖鑑自餘偏見異論者若皆以爲黨確而逐之臣恐刑罰之失中人情之不安也又因登對勸上以辨邪正曰比年以來大臣以兼容小人爲寬好惡不明邪正不分所引進者不盡得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而邪正不分豈不負國伏望戒飭大臣各以公心求賢多引鯁正之人以重朝廷無使小人得位爲他日之患諫官言宰相范純仁營救蔡確乞行罷免祖禹上言議者責純仁政事之失固宜罷免當確爲相時純仁流落在外不聞受確私恩純仁之進本不由確朝廷有大誅賞亦容大臣各出所見議論難以責其盡同也復除中書舍人又力辭朝廷遣戶部郎中往京西會計轉運司財用出入之數祖禹上言自來諸路



每言乏朝廷詳酌應副其餘則責辦於外計且既委轉運使副以一路財計而不信其所言虛實必遣郎官然後可信是使諸路使者又有不自信之心每遇朝少則倚望朝廷遣官會計愈不自安欲乞自諸路凡有告乏專委轉運司會計保明聞奏如有不實即重行黜責其誰敢妄今諸路經費所以不足者由提刑封椿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萬數不少此乃戶部轉運司本分財計先帝特令封椿以待邊用少朝廷方務安邊息民則封椿之法宜悉蠲除欲乞自熙寧十年初封椿已來已起發上京及今日已前未起發上京數目盡以賜尚書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疏奏不報時方遣都水監李偉分導大河入孫村口歸故道以解下流之急偉因欲塞宗城決口及移深州之費回大河使歸故道左相呂大防主其議祖禹又上疏極言河無可塞之理士大夫亦以為不可塞者十有八九而偉希合執政敢肆大言欺罔朝廷不博謀於眾即依偉奏水夫欲官興河役猶邊臣欲生邊事監官利於功賞俸給胥吏利於官物得以為姦豪民利於貴售稍草瀕河之民利於聚眾營為凡言回河之利者率此輩非為國家計也既而遷給事中猶力言之及就職又言臣所領工房今河役不息工費漸大臣竊謂功必不可成恐枉費國財民力朝廷卒從其議俄聞禁中覓乳媪事祖禹上疏方勸上進德愛身又上疏勸太皇太后保護上躬言甚切直既而太皇太后命宰臣呂大防論祖禹以外議皆虛傳耳祖禹復上疏臣所言皇帝進德愛身宜常以為戒太皇太后保護 皇帝安身正心久遠之慮亦願因而勿忘今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臣侍經左右而有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存形迹不知忌諱發於誠心上不敢避妄言之罪凡言事於未然則誠為過慮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雖言無益 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因聞虛語以為實戒則四海生靈動植之類永被其福矣實錄書成轉一官充國史院修撰改禮部侍郎遂進翰林侍讀學士兼知國史院事又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充官制所編修官 太皇太后登遐 上親覽庶政祖禹上言此乃 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

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辭合之時也有  
敢以茲言感聖聽者宜明正其罪既而外議恟恟在位者多自引  
去祖禹力陳治道之要古今成敗與夫小人之情狀反覆激切皇  
以感動上意章累上不報請因外遂以龍圖閣直學士出知陝州  
紹聖初言者論祖禹所修實錄詆斥先帝又附會司馬光變更  
熙豐法及妄論乳媪離間兩官事初得舉亳州明道宮繼責授武  
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再貶昭州別駕賀州安置移賓州再移  
化州卒年五十八崇寧間列名黨籍宣和八年追復徽猷閣待制  
建炎二年追復龍圖閣學士子冲温

鄒司諫傳

同前

政和元年三月宣德郎直龍圖閣鄒浩奉浩字去志元常州晉陵大中  
元豐五年進士第調蘇州吳縣主簿揚州教授雒州防禦推官知  
安州孝感縣穎昌府教授除太學博士以言者論列為襄州教授  
父喪服闋改宣德郎哲宗召對除右正言時章惇用事皇后孟

疏

九

武廢浩上疏曰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  
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然則  
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慎今陛下為天下擇母而所立賢妃劉  
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  
用之尔蓋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  
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至立后則不選於妃嬪而選於貴族而立  
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廢孟氏與  
廢郭后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  
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  
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至公固有仁  
祖故事存焉告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  
仁祖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不可得而逃也况孟氏罪廢之  
初天下孰不疑賢妃必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  
陛下臨朝慨嘆以廢后為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下  
下怒其輕亂名分而重賜諱書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陛下立

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益之，則天下所期。陛下者皆莫信之矣。載在史策，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乞賜開納，不以一時改命為甚難，而以萬世公議為足畏。追停冊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庶幾上答天意，下慰人心。為宗廟社稷無姜之計，不勝幸甚。惇等覆奏，浩除名，勒停新州編管。徽宗即位，復宣德郎，添監表州酒稅，除右正言，遷左正言，左司諫，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同修國史，遷吏部兵部侍郎，乞補外，除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改杭州。崇寧元年閏六月，手詔：朕仰惟哲宗皇帝，嚴恭寅畏，克勤祇德。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姦人，造言謂非后出，比閱日，僚舊疏適見椒房，訥章載加考詳，咸有顯證。是時兩宮親臨，撫視嬪御執事，在傍何緣外人得入宮禁，殺母取子，實為不根。朕為人之弟，繼躋承祧，詆誣之臣，其可逃罪。鄒浩可重行黜責，以稱朕昭顯前人之意。於是浩責授衡州別駕，永州安置。後半年，除名，勒停，昭州居住。崇寧四年，移漢陽軍。五年，復承奉郎，歸常州。大觀元年，復宣德郎。宣德郎直龍圖閣，浩自嶺表還，親側凡六年，卒年五十二，自號道鄉。有文集三十卷。初，浩除諫省，欲終辭母，張問其故，浩曰：有言責者不可默，恐或以是貽親愛。母曰：兒能報國，無媿於公議，則我何憂乎。勿辭及兩被竄，謫母不易初音，人稱其賢。

劉諫議安世傳

同前

宣和七年六月戊午，承議郎直龍圖閣劉安世卒。安世字器之，父航，神宗朝為太僕卿，國史有傳。安世熙寧六年登進士第，調洛州司法，就辟高陽帥幕，父變服，除為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哲宗初，劉摯為御史中丞，薦之，除右正言，首論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居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二十年間，廉耻掃地。今廟堂猶習故態，太師文彥博司空呂公著左僕射呂大防右僕射范純仁門下侍郎孫固左丞王存右丞胡宗愈堂除子弟親戚凡十人。且曰：惟中書侍郎劉摯未見所引私親，而依違其間，雷同循默，豈得無罪。願出呂章褊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厲精更始。又論胡宗愈除右丞

不協公議臺諫交章已而諫議大夫王觀坐是罷斥中丞孫觀復  
史揚康國相繼辭去安世與左司諫韓川復申言之尋亦乞補外  
時兩省諫官惟安世獨負章二十上宗愈乃罷章博姜買崑山縣  
民田吳處厚繳進蔡確知安州日詩安世皆極言且謂博確與黃  
履邢恕自言 聖上嗣統有定策功眩惑中外若不早賜辨正恐  
歲月浸久邪說得行離間 兩宮有傷慈孝乞斥博等屏之遠方  
先是御史臺見安世論博確罪初無一言及王汾追汾除諫議大  
夫則全臺上章又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累以復行新法為請安  
世言常陶皆安石黨安石殘民蠹國向之云亡人皆相賀汾時無  
言責乃言上書乞賜惡謚以償世疾邪之意常等惡傷王氏因汾  
之除相卒醜詆於是常陶與御史趙挺之王彭年同日皆出臺為  
一空方確之未貶范純仁王存密為申理乞從寬貸及彭汝礪曾  
筆同為中書舍人皆營救之暨確有分司之命汝礪封還詞頭安  
世又劾奏之由是純仁與存俱罷汝礪筆亦補外尋除起居舍人  
兼右司諫遷左諫議大夫時有詔權罷講筵安世上疏願為宗社  
大計清閑之燕頻御經帷以助聖學 哲宗嘉納初鄧溫伯為翰  
林學士草王制有預定議於禁塗之語及為確制則曰尤嘉定  
策之功至是溫伯為承旨安世言溫伯陰受邪說稍絀王珪而溢  
美於確確實荷力敢貪天功凡六上疏不報請祠除中書舍人辭  
不就除集賢殿修撰提舉嵩山崇福宮明年以寶文閣待制為樞  
密都承旨時呂惠卿以光祿卿分司南京安世復應詔言事謂惠  
卿國之巨蠹四海所疾宜永投荒裔考之常法猶未應叙不載何  
名遽復卿列若惠卿之命遂行則將藉以及確確復用則章惇之  
徒如蝟毛而起為國家計其得安乎願使中外群小不能動搖正  
道紹聖初章惇入相降官落職知南安軍未至提舉洪州王隆觀  
尋責少府少監分司南京三年貶新州別駕英州安置時蔡確子  
涓數上言訟呂大防劉摯及安世等朝廷委翰林學士蔡京等究  
治京視為奏劄請誅威摯安世等家族乃移安世梅州既而究治  
無驗而博尚乞遣呂升卿董必使嶺外置獄欲盡誅之賴 哲宗  
仁聖其請不行 徽宗即位移衡州尋以濮州團練副使鼎州居

住繼復承議郎集英殿修撰知鄆州崇寧元年復待制知真定府  
潞州二年落職知沂州改提舉西京崇禧宮監信陽軍三年除名  
勒停峽州羈管五年叙承事郎大觀二年叙宣德郎奉議郎四年  
復承議郎政和八年提舉南京鴻慶宮宣和六年復直龍圖閣卒  
年七十八安世少師事司馬光初仕請於光曰願一言終身行之  
光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故立朝行已俯仰無愧安世問其目  
光曰自不妄語始旣擢言路入白其母將以親辭母告之曰不可  
以閨門之私辭君命勉之力言當世之務幸而開納利澤足以及  
物或有非意吾不以遠近誓與汝偕及將南遷母怡然曰茲事固  
知如此特有遲速耳且戒毋以得喪爲意有文集二十卷盡言集  
十三卷資治通鑑音義十卷子伯英伯廉伯和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九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

曾文肅公布傳

實錄

大觀元年六月乙卯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曾布薨布字子宣南豐人幼孤學於其兄鞏擢嘉祐二年進士第熙寧初鞏維知開封府自海州還仁縣令辟監本府檢校庫王安石始執政亦薦之因上書召見論事合意改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兼檢正中書戶房公事遷集賢校理判司農寺兼檢正中書六房公事新法青苗助役皆布與呂惠卿建議安石嘗曰法之初行議論紛紛獨惠卿與布終始不易餘人則一出焉一入焉爾擢修起居注遂為右正言知制誥直學士院尚書禮部為翰林學士兼三司使初韓琦上疏論新法之害神宗稍悟七年大旱詔求直言布論市易括克之虐落職出知饒州徙知江陵未赴改知潭州十年復集賢院學士知廣州元豐初復龍圖閣待制知桂州進龍圖閣學士徙知秦州過關留判將作監未幾復出知陳州移知慶州官制行為朝議大夫母喪服除召為翰林學士聞神宗遺制奔赴京師尋為戶部尚書元祐初除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後知真定河陽青州瀛州哲宗親政自瀛徙江寧入對復為翰林遷承旨兼侍讀擢同知樞密院事遷知院事時章惇為相斥逐元祐臣寮士心不附布詭情辟致名士如陳瓘張庭堅居門下欲以傾惇會哲宗升遐欽聖太后召宰執問誰當立惇有異議布奏惟太后處分徽宗即位召韓忠彥為相惇既逐布以定策功拜右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忠彥柔懦天下事多決於布議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改元為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去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明年又改元為崇寧於是召用而布亦得罪矣崇寧元年閏六月罷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九月落職提舉亳州太平宮太平州居住十月降授中大夫守司農卿分司南京依舊太平州居住十二月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二年責授賀州別駕又責授廉州司戶參軍四年量移舒州五年復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

居住大觀元年卒于閏州私第累復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謚文肅

曾善又筆

同前

大觀元年六月丙辰朝散郎曾肇字子開布弟也中治平四年第調台州黃崑主簿鄭州教授用近臣薦賜對為崇文院校書兼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刪定九域志改大理寺丞同知太常禮院權判太僕寺殿中省除集賢校理修仁宗英宗兩朝正史以肇為國史院編修官判登聞鼓院六曹建除尚書吏部郎中與修兩朝寶訓母喪服除為尚書戶部郎中復為吏部兼著作郎遷右司郎中接送泮契丹賀正且使元祐初為神宗實錄檢討擢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實錄修撰太皇太后受冊有旨遵章獻太后故事御文德殿筆言天聖二年兩制定議皇太后受冊於崇政殿仁宗特詔有司改文德殿蓋入主一時之制今皇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之禮孝敬之誠可謂至矣臣竊謂

太皇太后儻於此時特下明詔發揚皇帝孝敬之誠而固執謙

德屈從天聖兩制之議止於崇政殿受冊則皇帝之孝愈顯

太皇太后之德愈尊兩誼俱得顧不美歟詔如肇請又論內降之弊始自細微漸無紀極不可不戒諫官王顥諫知潤州肇言覲以論及執政罷去臣恐在廷以覲為戒異時執政有罪陛下不得

聞矣哲宗悟加覲直龍圖閣使契丹回奏臣道雄瀛民訴差役

不便願更其未便民者河決而北踰十年二三大臣力欲回復故

道俾都水使者王孝先主之肇彛陳不可蔡確責新州中書舍人

彭汝礪當草制不奉詔而諫官言汝礪實肇使之時肇新除給事

中固辭請外以寶文閣待制知潁州明年徙知齊州及至改陳州

又明年徙知應天府七年入為尚書吏部侍郎論南郊既去皇地

祇位議者欲夏至遣家宰攝事則不復有親祭地祇之時於事天

則躬行事地則遣官非王者父天母地之義又議明堂配帝請復

設五帝與昊天上帝並祀徙刑部知徐州數月徙江寧府紹聖初

知瀛州降集賢殿修撰知滁州歲滿知秦州又徙海州徽宗即

位復爲中書舍人上疏曰治道在廣言路以言爲人德成其縮不  
進以言罪人人將鉗口去矣會日食四月朔故事當降詔求直言  
上命肇草詔能具述意詔下投匭者日千百人元祐士大夫以  
赦同 鈇叙或復舊職典方面肇奏生者蒙恩固已厚矣唯是游魂  
枯骨尚未被 聖恩死而有知豈得無望請如寇準曹利用故事  
檢會臣僚貶死未經叙復者還其所奪官職恩澤又乞如 祖宗  
朝每大赦後置看詳編配罪人一司命官典領使流竄廢錮之人  
均被恩澤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請 上觀唐貞觀政要陸  
贄奏議諫官陳瓘以言東朝尚與政事被謫肇即 上書兩宮乞  
復瓘職且明瓘意在於愛君執政倡言上當爲 哲宗期從兄之  
服肇在迹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同出黃帝然  
數世已遠舜且爲堯喪三年者舜首言堯故也侍讀溫益進曰史  
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爲娶從祖姑肇以史記  
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與堯質於 上前益語塞布相肇避親  
嫌除龍圖李士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公事修撰 哲宗實錄

修 神宗寶訓 國朝會要出知陳州從太原府南京揚州又徙  
知定州落龍圖閣李士謫知和州道除舒州靈仙觀徙知岳州賤  
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移台州未至復朝散郎卒年六十一

王懿恪公拱辰傳

元豐八年七月彰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北京留守王拱辰卒拱  
辰字君貺開封咸平人初名拱壽天聖八年年十九舉進士爲第  
一 仁宗改賜今名除將作監丞通判懷州遷著作佐郎直集賢  
院同知太常禮院廢后郭氏在殯有司前具上元觀燈燕拱辰言  
晉大夫智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杜蕘揚解今既詔郭氏以后禮  
葬豈獨大夫比耶請罷御樓觀燈及遣奠日仍禁都下聲樂曆三  
司監鐵判官修起居注改右正言知制誥判太常禮院初朝廷禦  
邊重西北而輕東南拱辰請倣唐制益以東路之湖西路之邕容  
各摠節制與廣桂爲五管慶曆元年益梓路饑以拱辰爲旣量安  
撫使至則奏蠲逋負以寬民契丹使劉六符嘗謂嘗昌朝曰塘澌  
何爲者耶一葦可抗投筆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遂可得而



略矣 仁宗以問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此  
六符本言耳設險守國先王不廢而 祖宗之所以限胡騎也是  
歲契丹遣劉六符來求闡南十縣其書謂 太宗并汾之役舉無  
名之師直抵燕薊拱辰請對曰河東之役本誅僭偽契丹遣使行  
在致誠款已而寇石嶺關潛假兵以援賊 太宗收其反覆既平  
繼元遂下令北征豈謂无名因作報書云既交石嶺之鋒遂有薊  
關之役虜得報繼好如初除起居舍人知開封府以諫議大夫權  
衛使中丞李用和以元舅除宣徽使已而除使臣世以辰言用和元  
功而驕朝廷名器聽其所欲非所以全后家又言夏竦經略无功  
移疾求郡為自安計不當為樞密使遂罷之蘇舜欽監進奏院因  
祠神燕集客有因酒放言者為御史彈擊以舜欽易故紙得錢為  
會請屬吏如法拱辰遂言其放肆任率詆玩先聖宜為害教由是  
皆坐重貶又言中書密院總天下機務巨細一切皆覽窮日力猶  
不暇何暇遠圖哉宜悉條細務歸之有司僧紹宗因鑄佛像惑眾  
聚財都人爭以金銀器投冶中宮掖亦出贊佐之拱辰言西師宿  
邊而財費於不急動士心起民怨詔遣中使禁止之除翰林李士  
權三司使首言兵冗不精費虛糜食宜訓練澄汰為持久計三路斂  
糴法當隨時盈縮以權輕重改侍讀學士知鄭澶滑三州留守西  
京皇祐四年除承旨至和元年拜三司使使虜使除宣徽北院使  
御史趙抃言知潭州任顯與本路轉運判官李章戡市死商真珠  
有司具獄來上而拱辰悉以其珠進內以章宰相壻也人言奉使  
契丹與宋選劇飲賦詩輕率失言罷為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帥  
秦定二州兼守西京移守北門 神宗即位還朝見上曰臣欲納  
忠未知 陛下意所向又言牛李黨事方作不可不戒 上以語  
執政王安石曰此未足以為姦邪以未知 陛下意所向也者公  
亮因言拱辰在 仁宗時已知其不正不復任用安石曰拱辰交  
結溫成皇后家人皆知之於是遂出守南京徙河陽再守西京召  
還為太一宮使元豐初為宣徽南院使西太一宮使三年再守北  
京拱辰曰臣老矣恐不足以任事 上曰北門重地舊地也勉  
為朕行既至適三路初籍民兵拱辰請稍蠲下戶六年拜武安軍

節度使 上即位改彰德軍節度使平年七十四輟視朝一日詔  
贈開封府儀同三司三子正甫端甫晉甫

韓太保續傳

同前

紹聖四年觀文殿大學士守太子太保致仕韓縝字玉汝穎  
昌人父億事 仁宗爲參知政事以父任補將作監主簿慶曆初  
擢進士第知廬州合肥杭州錢塘縣改光祿寺丞簽書南京留守  
判官遷太常博士編三班院敕前此武臣不親執喪縝建言三年  
之服古今通制言喪事出一時 著令自崇班已上聽持服  
知洋州代還除殿中侍御史參知政事孫抃志昏在政府百司白  
市拱默未嘗開言時樞密使張昇請老朝論抃當次補必不勝任  
縝言雖無顯過保身持祿懷姦之大者也疏累上抃卒罷免權陝  
西轉運副使薛向赴闕言議樞密院輒畫旨賜金紫候二年升使  
縝以樞密院赴職中書不論奏虧損國體劉永年除防衛使知代  
州縝言比詔武臣正任以上非有勳績不許遷令樞密院首違之  
入內都知史志聰私役皇城親從布列縝曰宿衛所以奉至尊戒  
不虞也使主者私役則禁衛之嚴弛矣 仁宗爲罷向與永年而  
正志聰之罪遷侍御史 英宗即位進司封員外郎權三司度支  
判官除兩浙轉運使知陳州徙河中府 神宗即位遷刑部郎中  
知揚州賜三品服就除淮南轉運使移河北會國使報諒祚亡秉  
常立求封冊朝廷方責西人以諒祚不入賀數犯邊欲擇人問來  
使時縝陛辭 上即命縝赴西驛議事比夜奏上翌日 上謂執  
政曰朕選用韓縝果得人矣改夾西轉運使移河東除直舍人院  
以兄絳執政辭改集賢殿修撰爲三司鹽鐵副使以天章閣待制  
知秦州指使傳勅夜被酒誤隨入州宅 總令軍校以鐵裹頭杖箠  
百餘勅死妻持血衣搗登聞鼓以訴蒸職分司南京御史知雜事  
鄧綰言縝凶恣專殺而監司黨庇酷吏不以聞於是走馬承受  
用賈劉希夷亦坐罰金起判吏部流內銜提舉在京諸司軍務詳  
定編修三司敕令復天章閣待制河北西轉運使徙知瀛州熙寧七  
年比縝遷使蕭禧議代地界召縝館汴復除提舉在京諸司庫

後舊行假龍圖閣李士給事中報聘且遣劉

善士元呂大忠辨

里疆田詔續資文勝地圖至虜庭見戎主面陳本末比至皆不果  
致但與押蕃相李仲熙略相酬對而還除權知開封府明年禧再  
至復館伴仍同張誠一乘驛往河東與遼人据圖分書會李評洗  
括使還稱地界事已具朝廷劄以示續續奏臣屬者按視邊界山  
川地形朝廷所許已是過外竊恐議者謂已損其多不吝其少厭  
彼煩瀆將復許之且捐棄可惜之地能塞無厭之求為之可也若  
今日與代地明日請拒馬則將何以待之繼遣李評同分書評奏  
與續所上圖異詔樞密都承旨言孝寬案視續往復奏執卒如所  
議虜辭亦絕使還詔賜裝衣金帶除群牧使兼樞密都承旨久之  
兼判尚書兵部遷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院元豐官制行易  
太中大夫俄拜同知樞密院哲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與蔡絳  
同秉政續素不平確與章惇邢恕等謀誣罔宣仁及確為神  
宗山陵使續於簾前具陳確姦狀由是東朝與外廷備知之裕陵  
復土確使還欲以屬官高遵惠為待制張為郎中韓宗文為館

職宣仁以問續續曰遵惠

太皇太后族人雖中書侍郎舉之

弟宗六目之姪賞擢非次傳聞中外則是君臣各私其親何以示  
天下遵惠等卒用故事推恩續相未幾諫官孫覺蘇轍王覲御史  
劉摯論續操心深險才鄙望輕士大夫初不以輔相期之在先朝  
奉使割地七百餘里以遺北虜邊人怨之切骨與蔡確章惇貪天  
之功妄自張大見確之去請加恩禮夫豈真相善哉其相詆訐  
陛下所知今蘇然有請欲自為異日地尔章十數上卒以自請除  
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穎昌府移守永興軍河南府歲餘  
拜安武軍節度使知太原府三年加檢校司空易節奉寧復守穎  
昌請老除右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再上章引年未許給事中  
葉祖洽論續垂簾之初首登相位交結張茂則梁惟簡諂事司馬  
光持祿養交以太子太保仍舊職致仕堯年七十九上為輟朝  
成服于後苑贈司空續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  
无功烈等自奉養清議貶之子宗恕宗武宗魯宗矩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一

邵康節先生雍傳

太史范

祖禹

邵雍字堯夫衛州人家世貧賤雍刻厲爲孝夜不就席者數年雍  
嘗適吳楚過齊魯爰梁晉而歸徙居于洛遂葺環堵躬糞以養父  
母講孝于家不彊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士人道洛者必過其廬  
雍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不及其惡故賢不肖无  
不親之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乘小車二人挽之行遊城中所過  
倒屣迎致居洛三十年洛人共爲買田宅士大夫多助之者雍皆  
笑而不辭爲人坦夷无表襮防吟不爲絕俗之行其孝自天地運  
化陰陽消長以數推之逆知其變自以爲有師授世无能曉之者  
而雍內以自樂浩如也有書十三卷曰皇極經世詩二千篇曰擊  
壤集雍初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熙寧初以爲潁川團練推官與  
常秩同召雍卒不起卒年六十七知河南府賈昌衡言雍行義聞  
於鄉里乞贈卹吳充請於上贈祕書省著作郎賜粟帛韓絳守  
洛言雍隱德丘園聲問顯著賜諡曰康節

冲晦處士徐復傳

舍人曾

鞏

徐復字希顏興化軍莆田人嘗率進士不中去不復就博學於書  
無所不讀尤通星曆五行數術之說世罕有能及者爲人惛憒有  
大志內自飭勵不求當世之奢樂其所自得謂富貴不足慕也貧  
賤不足憂也故窮閭漏屋敝衣糲食或至於不能自給未嘗動其  
意也遇人无少長貴賤皆尽恭謹其言前世因革興壞是非之理  
人少能及然其家未嘗蓄書蓋其強記如此也康定中李元昊叛  
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衆知政事宋綬天章閣待讀林瑀皆薦復  
詔賜裝錢州郡迫趣上道旣至仁宗見復於崇政殿訪以世務  
復所爲上書世莫得聞也仁宗因命講易乾坤旣濟未濟又問  
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  
內不宜外仁宗善其言復又獻所爲邊防太一主客立成曆洪  
範論上曰卿所獻書爲卿留中必欲官之復因辭廼官其子晞

留復登聞鼓院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歲餘固求東歸仁宗  
尚止行礼以束帛賜號冲晦處士復久遊吳因家杭州州將每至  
必先加禮然後未嘗肯至公門范仲淹知杭州數就復訪問甚禮  
重之仲淹嘗言西兵既起復預言罷兵歲月又斗牛間嘗有星變  
復言吳當大疫死者當數十萬人後皆如其言復平居以周易大  
玄授學者人或勸復著書復曰古聖賢書已具顧學者不能求吾  
復何為以微名後世哉晚取其所為文章焚之今其家有書十  
餘篇皆出於門人故舊之家復卒時年七十餘既病故人王稷居  
睦州欲往省之復報曰來以五六月之交尚及見子稷未及往至  
期復果已死其終事皆預自處子晞年五十餘亦致仕官至國子  
博士復贈尚書虞部員外郎復死十餘年而沈遵知杭州謗其居  
曰高士坊云贊曰

復之文章存者有慎習贊困蒙卷等篇歸於退求諸己不矜世取  
寵余論次復事頗采其意云若復自拔汙濁之中隱約於閭巷久  
而不改其操可謂樂之者矣

程宗丞顥傳

實錄

元豐八年五月丁丑承議郎新除宗正寺丞程顥卒顥字伯淳父  
珣自有傳顥踰冠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江寧府上  
元縣主簿澤州晉城縣令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御史中丞呂公著  
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召對之日從  
容咨訪比三見進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耳  
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士為先顥不飾詞獨以  
誠意感動神宗嘗使推擇人才顥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  
張載與其弟頤為首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  
曰當為卿戒之時王安石益信用顥每進見必陳君道以至誠仁  
愛為本未嘗及功利安石浸行其說顥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  
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預大計公論不行  
青苗兩息膏祠部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刺  
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數事安石

與顯雖不合而嘗謂顯忠信顯每與論事心平氣和安石多爲之  
勸顯心以言不行求去除京西提點刑獄復上章請罷改差簽書  
鎮寧軍節度判官公事未幾求監局得監西河洛河竹木務薦者  
言其未嘗叙年勞乞遷秩改大常丞差知扶溝縣事坐縣獄逸鄰  
邑罪人罷監汝州酒稅 哲宗即位覃恩改承議郎召爲宗正丞  
未行以疾卒年五十二顯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實論  
孝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沈潛於諸家出入於釋老幾  
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古之  
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承其迷暗今之惑人  
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爲無不周偏  
而其實乖於倫理雖云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  
孝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怪異之說競起  
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  
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秦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顯  
深有經濟之意不幸早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太師文彥

博采衆議而題其墓曰明道先生云

程侍講頤傳

同前

大觀元年九月庚子通直郎程頤卒頤字正叔與兄顯初從汝南  
周敦實孝遂以經術爲諸儒倡四方從之游者甚衆 英宗 神  
宗朝大臣屢薦皆不起 哲宗嗣位宰相司馬光呂公著西京留  
守韓絳上其行義于朝曰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孝好古安貧守節  
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逾五十不干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  
逸民乞賜召擢裨補風化詔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  
頤力辭未幾以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召赴闕既對除崇政殿說  
書首上疏言帝王之孝大畋謂習與智長性與化成今士大夫善  
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處使薰陶成性以 陛  
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  
之中接以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亦化  
德器成就乞精選賢士入侍勸講罷則留分直以備訪問凡左言

塊持嬪御內臣並選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者伶麗之物不接於淺俗之言不入於耳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又謂經筵侍者皆坐講者獨立於禮未安乞令坐講見 王上重道之心願在經筵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願帝在宮中蓋而避殿因講畢請曰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願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稱善 神宗未除喪冬至百官表賀願上疏以節序變遷時思方切恐失居喪之禮無以風化天下乞改賀為慰故事盛暑罷講願奏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可闕踈如此又上書 太皇太后言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日不親儒士秋漸涼乞於內殿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陳說道義伏假既開依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明習之益最為切至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也聖人所為必無不當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上默坐而已今乞令宰臣每月一再赴經筵講說延英迫狹講讀內臣三十餘人在其中四月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 主上躰弱豈得為便乞止於延

和殿講讀、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躰康和時至簾下觀講讀官進說不為省察 主上進業於 陛下聖聰未必無補有所奏稟便得上聞今講讀官五員皆兼要職獨且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宰條制乃元一人專職輔導者夫告人之道非積誠意不能入也目前後兩得進講未嘗不宿齋戒潛思存誠感感動於上心若使其營、於職事豫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亦淺乎道衰孝廢世俗何堪聞此高識遠見當蒙監知疏奏給事中願臨諫議大夫孔文仲論列遂罷職官管勾西京國子監兩上章乞致仕不報父喪服除尋以通直郎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言者論其向在講筵議論迂踈妄自尊大既罷去服除加職而辭表有怨望輕躁之語差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尋廢去官 哲宗初親政復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辭不受紹聖中黨論以遣官涪州安置 徽宗即位故還崇寧初復通直郎判西京國子監拜居伊闕山數年卒年七十五妻子者尊之稱爲伊川先生其門人游酢謝良佐呂大臨楊時皆著名於世有易

傳六卷文集二十卷諸經解說未成編者附于集子端中端彥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一







